

一寸诗心量节序

——读《白居易的节日：唐诗里的岁时烟火记》

古人用节气与节日来划分一年的时间，以此来指导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这些节气、节日，又成了文人创作的灵感来源，催生了至今仍吟唱不绝的诗句。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研究院、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勃的《白居易的节日：唐诗里的岁时烟火记》（燕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白居易的节日》）一书，便是以白居易的节日诗歌为线索，展现唐代丰富多彩节庆风貌的著作。该著从瑰丽的历史长河中撷取一段精华，既为节日传承研究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样本，同时也具有较高的可读性。

《白居易的节日》最为显著的特征，在于以白居易这一具体的人物为中心，将时代节日惯习与个体的生命体验相结合，既呈现中唐社会节日发展的阶段与特征，又结合诗人的个人际遇和情感表达，展现具有个性化的节日生活。在唐代，人们十分重视“除日”，在这个旧年与新年转换的日子，人们常常会通过装饰屋子、在庭院中燃起燎火或点上灯烛，以迎接新年。守岁的时候，歌舞宴饮也不可少。白居易《除夜寄弟妹》里“万里经年别，孤灯此夜情”等诗句，却体现了不同的情感。据学者考证，该诗歌写于唐德宗建中年间“二帝四王之乱”时，白居易此时在越中避难，故有此忧思。元和

八年，白居易写下《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中有几首主题是中秋节怀念友人，在描写完“明月在前轩”等情景、诉说了对友人的思念后，白居易又表达了“岂无他时会，惜此清景前”的乐观态度。颇为有趣的是白居易于会昌六年写下的一首《六年立春日人日作》。这一年，他已七十五岁。从立春日到人日，白居易频频参加朋友聚会。或许是有人担心他年事已高，劝他注意身体，于是他在诗中高论：他年龄不是最大的，家境也负担得起宴会花费，怎能不注重这佳节良辰？从书中还可看出，白居易对同一节日在不同年份有不同的情感表达，参加了不同的活动，作者认为，这是个体的身份、社会关系和人生经历对节日生活产生影响的表现。

在白居易的节日诗歌中，时常可以感受到强烈的生命意识。该著也注重体现这种意识。作者不仅直书“强烈的生命意识深深地影响着白居易的节日情感和节日生活”，还注意撷取其“良时光景长虚掷，壮岁风情已暗销”“鬓发苍苍白，光阴寸寸流”“众老忧添岁，余衰喜入春”等诗句，展现时节流转与个人生命节点的交织共鸣。白居易的诗歌常将对时光流逝和衰老、死亡的焦虑，转化为“及时行乐”和对眼前生活的珍视，该著也注重发掘和体现这种心态。如书中所录白居

易在江州司马任上写下的《九日醉吟》（“九日”指重阳节），便有“奈老应无计，治愁或有方；无过学王绩，唯以醉为乡”等诗句。

节日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节点。书中通过节日诗梳理了白居易与亲戚、同僚和朋友的交往过程。例如，开成三年的岁除，白居易在家中与亲人团聚。通过“晰晰燎火光，氲氲腊酒香。嗤嗤童稚戏，迢迢岁夜长。堂上书帐前，长幼合成行。以我年最长，次第来称觞”等诗句，我们可感知古往今来春节时家人团聚、长幼济济一堂的温馨亲情。作为一名官员，白居易必然受制于当时的制度。在书中，作者除了从《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并序》《中书连直寒食不归因怀元九》等诗歌中梳理唐代官员经历的节俗外，还以灵动的笔触，将“制度性时间”等复杂理论运用于白居易的节日生活分析之中，为节俗研究提供了参考。

在众多唐代诗人之中，作者选取白居易为研究对象，是颇具眼光的。一方面，如作者所言，白居易非常注意编辑、保存自己的作品，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其诗集中有大量与节日相关的诗文，作者整理出了120余篇与节日相关的诗歌，涉及节日近20个，为唐代丰富的节日生活提供了充足的研究素材。另一方面，白居易所处的时代、官员

身份、个人遭际也让他的诗歌成为研究唐代节日文化的代表性样本。他记录个人生活、日常交际，也写年齿增长、岁时变化带给他的心理感受。这些内容，都为勾勒节日生活、描绘社会习俗、连缀节日与社会文化心理提供了范本。

在《白居易的节日》一书的附录中，作者还列出了“白居易节日诗文及生活对照表”，从“元日”开始止于“社日”，详细列出了白居易创作的120余首节日诗的写作时间、地点，并记录了诗人在节日中的具体活动。这一类似于“索引”的做法，让该著具备了成为严谨学术著作的条件。

总体来看，《白居易的节日》是一部兼具学术性和普及性的作品。作者在扎实的节日、节庆研究基础上，深入浅出地探讨了唐代节日生活，并将个人生命体验与时代和环境相结合，让读者看到了宏大的节日习俗“叙事”之下，如白居易一般活生生的个体在自身的时空中如何多样化地生活，挖掘出了“活的”唐代节日。在社会节奏不断加快的当下，借由白居易的视角重温唐代节俗，或许能在岁时的烟火气中寻觅一份“诗心”。正如民俗研究学者萧放评价，这一研究，“不仅为我们生动呈现了节日传承的历史过程，同时也为历史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可以仿效的样本”。（作者：龚卉，系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

（据《光明日报》）

在中国的马文化中，龙马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河图洛书传说是中国古代最神秘的传说之一。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传说得到天命支持的帝王治世时，会有河图、洛书和圣人出现。这个传说在孔子的时代已经广为流传。《论语·子罕》中孔子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西汉孔安国的《尚书传》明确交代了“河图洛书”的细节：“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龙马托河图自黄河出，神龟负洛书自洛水出的传说，在中国一直广泛流传，“龙马”逐渐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还出现了充满蓬勃向上力量的成语——龙马精神。人们习惯用这个词赞颂一种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

古人为什么将天上的龙和地上的马连到一起使用呢？

将龙和马连到一起并非特例。孔安国《尚书传》称“龙马出河”。《礼记·月令》“孟春之月”条记载：“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旂，衣青衣，服苍玉……”这里的“苍龙”就是青马，这是以龙称马。在古代，马与龙经常并提。《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说：“马之美者，青龙之匹。”更为重要的是，马与龙有相互转换的关系。《周礼》夏官司马下：“马八尺以上为龙。”《法苑珠林》十一“六道篇”：“屈支国东北祠前有大龙池，诸龙易型交合牝马，遂生龙驹之子。方乃训驾，所以此国多出善马。”《北游录·记闻上》：“马邑县西北十里，洪涛山下，有水一泓……人传池中有二龙，时化为马。一骊一黄。”

马与古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古代称马牛羊猪狗鸡为六畜，而马为“六畜之首”。几千年来，马一直是人类的伙伴。马有力，在农业生产中，马是拉犁负重的

重要帮手；马健行，在交通旅行中骑马和乘马车都是最快的交通手段。马在古代的战争中也担当重要角色——具有疾迅的机动力和强大冲击力的骑兵，常常是决定一场战争结局的胜负手。马能行远，又能负重，还有爆发力，千百年来，中国人饲养马，使用马，喜爱马，赋予马极高的精神象征意义。十二地支中，马为午，在十二时辰中代表正午阳气最盛的时辰。古人从阴阳思想出发，赋予了马纯阳的属性，认为马有驱邪得福之力。保存在日本的中国典籍

《十节记》“白马节会”条逸文中就有“马性以白为本，天有白龙，地有白马。是日见白马，即年中邪气远去不来”的记载。

仔细推想，龙和马具有很多共同性质。《后汉书·马援传》说：“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和龙的形象都富于力量和速度，都是阳刚、热烈的文化符号。和腾飞天空、富有阳刚的力量龙一样，马有在大地上疾迅奔跑的能力。龙是中国人用想象创造的，《论衡·龙虚》讲“龙之象，马首蛇身”。龙的形象之所以采用马的部分，应该就和这种阳刚的精神密切相关。《大戴礼记·五帝德》则记载“帝誉春夏乘龙，秋冬乘马”。帝誉是上古神帝，马可以和龙一样成为大神帝誉的座驾，其神圣地位可想而知。

河图洛书传说中背负河图的之所以是龙马，应该和它能出入于黄河有关。百禽飞于天，百兽走于山，百鱼游于渊，而我们祖先想象中神龙最大的特性是善于变化。《说文解字》称龙是“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龙上可飞于天上，下可潜于水中。负图神马即为龙马，其可以出入黄河的能力就有了根源。（作者：刘晓峰，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据《光明日报》）

说龙马



贵州赛“村马”巾帼绽芳华

3月7日，选手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参加“村马”比赛。

3月7日，2026年贵州“村马”第二届女骑手邀请赛在贵州省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西部赛马城举行。来自北京、内蒙古、新疆及贵州等地的20余名女骑手参加比赛，展示马术技艺。比赛期间还举行了民族文化展演、马术表演、旱地龙舟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中国电影节在马达加斯加开幕

2026年马达加斯加中国电影节3月8日在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开幕。约100名两国各界嘉宾出席开幕式，并观看开场电影《长空之王》。

马达加斯加新闻和文化部秘书长米亚里·拉苏卢富阿里乔纳表示，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电影节将通过影像与故事的力量，拉近两国人民的心灵与思想，让马达加斯加民众领略中国文化。

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季平在致辞中表示，在地缘冲突撕裂世界的当下，中非人文交流的持续深化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意义。希望以此次电影节

为契机，让中马两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交相辉映，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张旭霞在视频致辞中说，相信中马两国电影人可以在互学互鉴中获得新的灵感，让更多作品被两国观众看到、理解和欣赏。

据悉，此次电影节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马达加斯加新闻和文化部共同主办，中国电影资料馆承办，将持续至15日。《秀美人生》《中国机长》《你好，李焕英》《八角笼中》等中国影片将在马达加斯加的影院展播。（据新华社）